

爱吧鼻炒吃窗灯赌发风改狗惯归海黑花假酒开酷龙
榕扇烧生声石手水兔玩同笑衣油月指走

路裸门梦年鸟泡朋钱桥



爱吧鼻炒吃窗灯赌发风改狗惯归海黑花假酒开
酷龙路裸门梦年鸟泡朋钱桥榕扇烧生声石手水兔玩同笑衣油月指走
梦年鸟泡朋钱桥榕扇

字

爱吧鼻炒吃窗灯赌发风改狗惯归海黑花假酒开酷龙路裸门梦年鸟
泡朋钱桥榕扇烧生声石手水兔玩同笑衣油月指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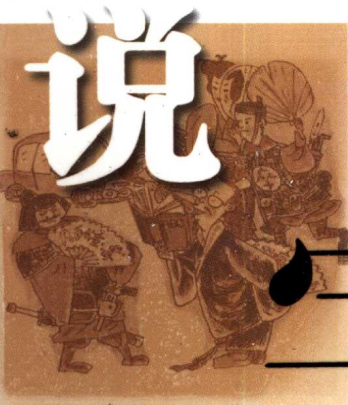
酷

吃爱

裸

陈章汉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炒



说

陈章汉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说 字

写 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字写文/陈章汉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8

ISBN 7-80640-696-4

I. 说…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627 号

说字写文

作者:陈章汉

责任编辑:何 强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州晚报社印刷厂

邮编:350005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30 千字

印张:6.6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696-4/I·430

定价: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陈章汉,福建莆田人,福建师大中文系毕业,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出版有散文集、特写集、随笔集、报告文学集、长篇报告文学、长篇儿童文学、美学丛书及书法作品集等多种;现任福州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全国六届、七届文代会代表。

本书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觉,选择了50个汉字作文。每一篇文章都由一个汉字命名,围绕这个字展开一个有趣的基本上属于历史文化范畴的话题。语言活泼,旁征博引,值得一读。

本系列还开展有征文活动,欢迎读者参加。

序

谢冕

这本书由“说”字而“写”文。从书名看，它让人联想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那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正如作者自述的那样，这本《说字写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它只是一本随笔集。虽说只是散文一类的文学写作，但却是一本让人看了喜欢的，别开生面的随笔的合集。

读到这本书的清样，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陈章汉先生的文章越写越活泼、越写越漂亮了。前些年我曾为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江口风流》写过评论，那时就对他把握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精致深刻的文字功夫有过很深的印象。从那以后，只要碰到他新发表的文字，我一般都不会放过阅读的机会。

陈章汉先生文思如涌，笔墨丰彩，且各种文体都写。除了用白话写作之外，他还有用文言写作的篇章。近读他的那篇已被镌刻在

“福州历史文化长廊”卷首的《闽都赋》，不觉眼睛一亮，那真是一篇文采飞扬的美文：“中原士族，数度南奔。文化交汇，俊采星驰。唐宋以降，文风日炽。书声盈巷，科甲联芳。刻书成业，闽学蔚起。路遇十客九青衿，海滨邹鲁，誉之当矣！”这样的文字，在当今年青一代的作家中，已经很少有人会写了。作为闽人同里，除了钦佩，读之更感亲切。

这本《说字写文》的书名，是从《说文解字》谐音引申而来。作者声明，它基本无关训诂，甚至也无涉考据，即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书。它只是“虚虚说字，泛泛写文”的一本随笔集。但细读此书的读者，一定会在作者这些自谦的文字背后，发现他深刻的人生思考和严肃的治学精神（他自己也说过，“旁征博引的材料，必得重新检索；记忆中的东西，没有确证亦不敢滥用”）。

说此书是随笔集，这点我是同意的。但我对此要加以补充，即它不是一般意义的随笔集，作者有自己独特的总体构思以及有异于常的写作向度和切入点，这就构成了本书在同类书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本书写作的特点，简单地说就是：每一篇文章都由一个汉字命名，围绕这个字展开一个有趣的基本上属于历史文化范畴的话题。约有六千年古老历史的汉字，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史实

就非常丰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形声表意，自成一个系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每一个汉字的背后，都寓含着一个悠远的历史，可以演绎出一串有趣的故事。这种写作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挑战性。作者本人也由于这种写作而获得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由这个汉字的引领，他可以汪洋恣肆地遨游在这个浩瀚的世界里。

从总体上说，此书说五十个汉字，写五十篇文章。至于说那些字，写什么文，作者并无特别用意，自述只是“随机取样”，有很大的随意性。但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在作者的这些“随意”中，不难看到他的认真的用心和严肃的态度。一题既定，他的写作灵感顿时便活跃了起来，他一心一意地调动着平日的知识积累，着意于发挥：峰回路转，信马由缰，柳暗花明，海阔天空。谈古论今，溯流讨源，纵横捭阖，看似东拉西扯，却是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如好友谈心，又如长者话旧，虽语多警策，却涉笔成趣。往往是，言说活泛而有序，文理整饬而不滞，在轻松愉悦中见精神。

本书虽优点多多，然细究亦有不足。从总体上看，“写文”的部分较充分，而“说字”的部分相对要弱。虽然不是意在考订辨证，从已有的写作来看，对所涉及的汉字的有关史

实是有所论述的，但还是有不满足之感。文章若能就这些字的历史沿变，对它的形义声训消长推衍作必要的推介，使读者不仅了解这些字在当下所拥有的新意（关于这点，本书有很大的贡献，如对“发”、“酷”、“泡”、“炒”等字的解释），而且也了解这些字义的历史变迁，岂不更好！当然，我的这些意见可能是超出了作者写作的初衷，有些勉人之难的味道。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我想陈章汉先生是会宽待我这些意见的。

2002年7月1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目 录

自 序 /1

爱 /4

吧 /8

鼻 /12

炒 /16

吃 /20

窗 /24

灯 /28

赌 /32

发 /36

风 /40

改 /44

狗 /48

惯 /52

归 /56

海 /60

黑 /64

花 /68

假 /72

脚 /76

酒 /80

开 /84

酷 /88

龙 /92

路 /96

裸 /100

门 /104

梦 /108

年 /112

鸟 /116

泡 /120

朋 /124

钱 /128

桥 /132

榕 /136

扇 /140

烧 /144

生 /148

声 /152

石 /156

手 /160

水 /164

兔 /168

玩 /172

问 /176

笑 /180

衣 /184

油 /188

月 /192

指 /196

走 /200

策划者的话 /205

陈章汉

本书不是一部训诂学、考据学意义上的学术论著。它只是一部比较有书卷气，又有点儿可读性的随笔集而已。

许慎著过《说文解字》，那是学问家的真功夫。有汉至今，此书还在重印，可知中国方块字之耐嚼，绝不逊于舶来的泡泡糖！

本书当然也想做真功夫，只是力有不逮。说是“说字”，依笔者的学识和心智，是断不敢把它当教科书来写的，因为那样，需要系统的构架、严谨的体例和巨量的知识积累。我在大学里选修过文字学，但浅尝辄止，不成气候。后来入了创作一途，离学问之道更其远矣，只好高山仰止。但这倒也给“写文”带来了优势。我可以发挥形象思维的长处，逮到一个宝贝方块，虚虚说字，泛泛写文，试做作家和学者现场派对过家家的功夫。

中国文字以千以万计，许多语言文字内涵渊深，引

申多多，用途广泛，而且歧义迭出，你纵然埋头穷忙至睫毛生虱，怕也不能精研其十一。要说什么字写什么文，我只能随机取样，主要选择那些词义上有新发展，社会辐射面大，富有活泼泼生命力，特别是这些年较常在不同人群、不同场合出现的部分汉字，诸如“炒”、“假”、“酷”、“烧”、“泡”、“吧”之类，进行溯源发微，搜新掇异，得便时旁征博引，东拉西扯，甚而左右开涮，给人以字内字外多向度的启迪。

做学问是可敬的，“掉书袋”却是可怖的。本书为了好看，尽量地避免繁琐考证，字源“本事”仅点到为止，各义项也只择其要者，不责备求全。为了阅读轻松，每篇文字控制在千字左右，再有雄心也难完成词义大包抄。故有必要在此申明，拙著所述皆止于一管之窥、一己之见，读者诸君随意翻翻可以，万不可当“工具书”引用。

说是“虚虚说字，泛泛写文”，其实字字句句都有出处。旁征博引的材料，必得重新检索；记忆中的东西，没有确证亦不敢滥用。这就使得我花去比平常多出三倍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部书。想想那阵子的卧病恐与如此的“自投罗网”有关，这才体味到那些终年躬耕不辍的学人，是何等不易！

话说回来，写这样一部书，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对笔力和毅力的双重锻炼。要使文章融古通今而不隐晦生涩，笔墨老辣而能言近旨远，去实践一番做学问的苦差，去摸索一程作家学者化之路，是不无好处的。若问我还接不接下来写这书，我的保守回答是：看情况再

定。什么情况?体力和学力。“我”也是方块字一个,往往最难诠释,也最难将息。我可能写好其他字,而未必能写好自己。于是暂且收笔也罢,先好生“做人”再说。

2002 年元月于闽都象园骥斋

爱

一颗心，为爱燃烧了一百年。那是一种大爱，必得用了整个生命才能点燃。而且没有火焰。而且竟是圣水般地透明，处子般地静穆。似乎真就可以装进玉壶，称做“冰心”了。这晶莹如诗的名字的主人，她的脚步没能跨越新世纪的门槛，但她的心灵之灯却烛照着一个永长的日月。

那心灵之灯的不停跳动着的灯花，有两朵特别地明亮：一朵燃着爱海，一朵燃着爱母亲。——爱海，因为海的博大、渊深、宽容和那片柔蓝。——爱母亲，因为母亲的爱不附带任何条件。母亲的爱“不但包围着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冰心23岁时就告诉小读者：“世界就是这样用爱建造起来的。”她愿上帝无私照临的爱光，永远包围着我们，永远温慰着我们。

“爱在右，同情在左。”冰心用心灵体验并确定着爱和怜的位置。她愿自己“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开

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迷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冰心所以成为几代人心中不陨的“爱星”，正因为她的爱的广袤布施，一如慈航。

人生是花，爱便是花的蜜。人间不能没有爱。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能够唤醒人们内心沉睡的力量和潜藏着的才能。有爱情的地方必有诗意。中国的《关雎》、《将仲子》和《孔雀东南飞》，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萨福的抒情诗和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为爱情而歌哭。“诗神”缪斯和“爱神”维纳斯似乎就是龙凤胎。在诗人眼里，爱情最痴癫最疯狂，又最明朗最清醒，它的“欢乐没有止境”，而甘苦却只有寸心知。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痛感：“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爱情是不觉疼痛的创伤，爱情是充满烦恼的喜悦，爱情的痛苦，虽无疼痛却能使人昏厥。”黎巴嫩的纪伯伦也大叹：“爱虽给你加冠，他也要将你钉在十字架上。他虽栽培你，他也刈剪你。”

爱和死，在西方向来被称为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对男女之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只是无以述说，欲语还休。在美国诗人肯明斯的感觉里，“爱情比忘却厚，比回忆薄，比潮湿的波浪少，比失败多”。中国街头则流行《糊涂的爱》，是甜是苦说也说不清楚，却情愿“保持着糊涂的温度”。后生们给爱的定义很是轻巧：爱就是“甲方乙方”，有那么点意思就“不见不散”！臧天朔唱：“朋友呵朋友，如果你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如果你承受到不幸，请你想起我……”那声音如泣如诉，

令听者五内俱热。而周冰倩唱到“爱心连你我，真情不会老”时，那味儿就近乎祈祷了。是的，爱渴望永远的真情。有位诗人就曾直声呼告：爱我不要像辣椒，它使肚子发热，但又不能吃饱。爱我不要像枕头，晚上你和它在一起，但是白天又不需要。

狂热的裴多菲曾忘情于“我的爱情是咆哮的海”；冷静的莎翁则有教训在身——“爱情和炭相同，烧起来得想办法让它冷却，不然会把一颗心烧焦”。爱情常常按照自己的独特逻辑向世人提出一系列悖论命题：幸福的痛苦，献身的独立，给予的获取，自由的被缚等等，好像没有人能够绕道而行。但毕竟，爱是美好的。老泰戈尔诗曰：如果在爱中只有痛苦，那为什么要爱呢？

“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想像冰心先生当年翻译完纪伯伦这首诗时，心宇是何等地澄明！而今我们在为老人的远行送别时默诵这首诗，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与泪无关。我们的冰心老奶奶，已以不死的精魂，化作了漫天“爱的繁星”。



吧

一根长而宽的木条,钉上齐腰高的两只腿,横在檐下当临时的柜台,往来的农夫野老扶着倚着这木条柜台,沽酒小酌,一洗劳尘,直至恢复时间概念,方才咧着嘴儿满足而去。好一幅欧洲乡村公共休闲场所的生活情调哟!

这种充当柜台的长木条,英文称 BAR,中文译为“吧”。怪怪的一个单音词,不知哪辈子修的功德,竟被当做喝酒场所的代名词,满世界登陆。当今国人说的这“吧”那“吧”,都是舶来品,跟“的士”、“巴士”差不多。

人肚最基本的追求,是酒足饭饱。而喝酒最怕“独酌无相亲”。李白对影成三人,那是万不得已。一个人埋头在那儿借酒浇愁,愁会更愁的,这是经验。释放酒兴的最佳方式,是聚徒而饮。大丈夫海量,煮酒兼论英雄;士子们墨酣,敢教曲水流觞,皆取一种异样的氛围与情调。而为满足这种雅兴提供的最佳去处,就是有心人特意设置的各式“酒吧”。

喜欢泡酒吧的人,未必个个高阳世第。他们往往

说字写文